

相关链接

网络“极端社区”

《纽约时报》说,尚无明确数据表明迄今有多少家“妄想故事分享网站”,但通过搜索引擎可以很容易找到它们。一些网站已有数百条帖子和数十个网站链接。

一个名为“团伙跟踪世界”的网站用这样的描述欢迎访客:“团伙跟踪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,目的是破坏‘目标个人’的生活。目标被间谍或告密者全天候监控和跟踪。”

这个网站已吸引访客超过7万人,且与诸如“折磨101”等网站相互链接。后者已发布近千条讲述被跟踪或“脑控”的文章。

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把这类网站称为网络上的“极端社区”,是妄想症群体的网络聚集地。

英美等西方国家妄想症患者增多

美国精神病学家调查发现,英国、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有过妄想念头的人数逐年增加,妄想症在普通人中日益常见。

英国研究人员调查8500多名成年人后发现,21%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想象遭人暗算。美国纽约市1000名成年被调查者中,11%的人曾怀疑自己被跟踪或监视。

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副教授丹尼斯·康布斯说,美国大学生中有过妄想念头的比例从过去的5%增长到近年的15%。

妄想症患者上网交流“故事”

精神疾病治疗添新变数 专家称利弊尚难下定论

“同类”交流相见恨晚

现年55岁的德里克·鲁滨逊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,是一名看门人。在大多数人眼中,他是“异类”:刺眼的光束会让他头疼,因为他相信这样的光会控制他的大脑和身体;他时刻担心会被人跟踪;陌生人在墙外说话的声音在他耳中变成“我们发现你了”或“你的死期到了”。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不少人和鲁滨逊经历相似。在谷歌等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“意识控制”或“团伙跟踪”等关键词,会出现大量由网民讲述的“亲身经历”,每个故事都充斥着仿佛电影情节一样的细节描述:受害人被车跟踪、陌生人闯入家中、尾随者发出窃笑声……

从医学角度看,这些人或轻或重患有他们自己不承认的妄想症。一旦他们向警察、医生或家人讲述自己的“故事”,结果不外乎吃药、就医、遭公司解职、被“关”进精神病院。

于是,一些患者求助互联网,他们在网上倾诉困扰,交流感受。不少人因此遇到相见恨晚的知音。一批特殊的“妄想故事分享网站”应运而生。

对鲁滨逊而言,在这些网站上的最大收获就是找到了“同类”。“这个社区对我是一大慰藉,”他对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说,“我以前想,可能还有别人(和我一样),但我不敢确定,直到我发现这个社区。”

鲁滨逊经常访问这些网站,并在上面留言发帖。他说,自1982年从美国海军退役后,他就一直受到“精神武器和团伙跟踪的折磨和虐待”,因而,“在网上畅所欲言或阅读

有这么一类人,他们总认为有人跟踪自己,有人企图控制自己的意识或行为。但当他们把这些“发现”告诉警察、医生或家人时,得到的回答通常是:你疯了吗?这是一个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群体,他们的生活充满恐惧和困扰。不过,他们通过互联网与“知己”相遇后,生活开始不同。



英国心理学家沃恩·贝尔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网络对精神疾病的影响

类似故事”,让他找到一种被人理解的认同感。

和网络结缘之后,鲁滨逊和朋友们今年10月在洛杉矶首次会面,分享更多“故事”和被人视为疯子的丢脸经历。

《纽约时报》说,包括鲁滨逊在内的几名受访者都坚称自己没有妄想症,尽管其中一些人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。

互相鼓励作用积极

英国心理学家沃恩·贝尔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网络对精神疾病的影响。他2004年注意到“妄想故事分享网站”的出现,跟踪研究至今。

贝尔认为,能有这么一个专门针对受精神困扰者的交流平台、参与者能告诉彼此“你不疯”,可以对患者起到积极的影响。

“社会支持对治疗精神疾病有利,”贝尔说,“我不是说它绝对或完全有利,但它可产生积极作用。”一些研究表明,群体认知疗法对治疗妄想症有效。

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·格斯特也认可“妄想故事网站”的积极作用。他说:“我接到不少电话,一些甚至来自值得信赖的人,如大学教师。他们称自己是非杀伤性武器的目标。他们的心理深受影响,晚上无法入睡。”

物质生活不愁 精神状态堪忧

菲“没有妈妈的一代”很迷惘

父母出国 孩子受益

马比尼位于菲律宾中部,人口4.1万,曾是繁忙的农业城市,每周两次向首都马尼拉运送新鲜水果。如今,大多数当地人不再靠土地吃饭。早在20年前,这里的人们就开始前往意大利“淘金”。今天,70%的马比尼人依靠在罗马或米兰打工的亲人汇款过日子,这里的生活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。

到马比尼的“小意大利区”走一遭,满眼是欧式住宅:大理石阳台,繁复的墙面石雕,喷泉……然而它们大多闲置着,等待着主人把最小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,挣足保险金和养老金后从国外回来。

菲律宾的公立学校人满为患,资金短缺,而且短期内难有改观。许多父母出国打工是为了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,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。

菲律宾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数的35%,2030年前这一年龄段的人数可能翻一番。尽管劳动力充足,但该国仍有30%贫困人口,失业率高达7.4%,国内发展机会寥寥。“要想养家糊口就得出国”,这一观念在菲律宾颇为流行,连孩子们也都视为天经地义。凯·门多萨从没见过父亲,从5岁起,母亲就一直在海外打工,她和兄弟姐妹由姨妈照顾。虽然年仅13岁,她已经开始盘算自己的海外打工计划。她说,“我要努力工作,这样,妈妈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伊莎贝尔·佩德拉萨有一个20岁的儿子,患有先天性大脑麻痹症,行动不便。她的丈夫在卡塔尔打工,是一名建筑工人。“如果他不出国打

工,我们可能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障。”佩德罗萨说。

菲律宾大学教授霍尼·卡南当说,这些孩子虽然能上较好的私立学校,拥有漂亮的MP3,但是他们与父母的交流建立在电话线上,用亲情换美元,这是一场“不公平的交易”。



许多菲律宾母亲只能趁短暂的休假回国与子女培养感情

亲情缺失 无法弥补

在马尼拉圣琼斯医院的孤儿宿舍里,两岁的保利娜常常倚着窗户发呆。她出生一星期后,就被母亲送到这里。母亲返回阿联酋迪拜工作,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嬷嬷索科罗·艾威登特说:“有些母亲甚至不想寄钱给自己的孩子……这些孩子在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中逐渐长大。”

即便是那些有家人可通电话的孩子,成长过程中也充满烦恼。联合

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显示,父母之一或父母双亲都在国外打工的菲律宾孩子,虽然能上比较好的学校,有更多零花钱,但他们觉得比那些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孩子更不幸。社区工作者说,这些孩子更容易早孕、吸毒、患抑郁症等。马尼拉警方说,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更容易发生暴力犯罪行为,尤其是强奸和人身攻击,“因为他们没有父母监督”。

即使父母最终回到他们身边,被抛弃的感觉仍会长期笼罩他们。打工者卢塞罗说,18岁的儿子帕特里克斯是个好孩子,在学校表现很好,

但“我和他在一起感觉不舒服”。

卢塞罗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假日酒店工作期间生下帕特里克斯,3个月大时,她把儿子送回马尼拉母亲家,然后回到中东继续工作了11年。“如今,当我们吵架时,他会质问:‘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?’……即使我给他一些物质上的东西,也似乎总是不够。”

要结束这种“移民循环”并不容易。为非政府组织Atikha工作的艾琳·康斯坦丁诺·佩纳斯说,大多数孩子对父母在海外的处境一无所知,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没有概念。

大多数菲律宾妇女在海外从事家政业,工作时间长,居住环境小,雇主要求苛刻,但她们一般不会在电话中对孩子唠叨这些残酷的细节。于是,Atikha经常组织一些活动,让孩子们明白“刷厕所绝对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”,从而认真考虑是否要步父母后尘。

国内就业 没吸引力

有人说,阻止移民潮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们一个呆在家里的理由。今年10月,政府称,2004年到2008年间,菲律宾共创造了1000万个工作机会,社会福利发展部负责人卡布拉尔说:“我们希望人们把出国务工作作为选择之一,而不是唯一出路。”

但社会活动家和劳工组织表示,那些工作大多不是全职,而且工资低廉,根本没有吸引力留住准备出国寻找机会的人们。

每天都有上千菲律宾劳工出国“淘金”,其中大多是妇女。对她们来说,与家人分离是生活的常态。唐昀

相关链接

一成菲律宾人皆赴海外打工

菲律宾现有870万政府注册的海外劳工,占该国人口10%。世界银行资料显示,仅去年一年,菲律宾海外劳工寄回国内的现金汇款高达170亿美元。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,菲律宾有900万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人在国外打工,占儿童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并非所有人都选择离开菲律宾。施瑞琳·埃斯格拉·迪亚斯至今仍和5岁的儿子马格努斯住在马比尼。

迪亚斯上小学时,父母就去意大利打工了,她18岁时,4个兄弟姐妹也随父母而去。是家人的汇款支持她在马尼拉上完大学,但她说,被家人抛弃的感觉从来都围绕着她。

如今,27岁的迪亚斯是一名银行出纳员。当迪亚斯的海外工作许可获批后,马格努斯曾问过迪亚斯:“如果你离开我,谁还会和我一起在草地上吃冰激凌?”

迪亚斯愣住了,她说:“我知道,父母一直努力工作,是为了我能获得良好教育,不再当保姆……但那些钱无法弥补孤独。我不希望儿子经历我的痛苦。”

『没有母亲的一代』为亲情弃钱途
斯迪亚:『不想儿子经历我的痛苦』